



戶部侍郎張璉傳

戶部侍郎張璉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
璉陝西耀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歷山
西按察使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疾乞告起爲戶
部侍郎致仕至是卒璉不畏疆禦巡按湖廣時有貴
臣子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
原有儀賓坐殺人獄者賂江彬丐免彬矯詔赦之璉
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孰敢信儀賓竟不
免人以是多之

戶部右侍郎鍾公芳傳

黃佐

鍾芳字仲實先崖州人改籍瓊山弘治辛酉領鄉薦
第二正德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時
左遷寧國推官陞漳州同知精於吏事政績大著歷
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署吏部稽勲司郎中轉考功陞
浙江提學副使校文必上名檢挑捷諧蕩者文雖工
必懲浙士斐然向風陞廣西右叅政去貴縣虎患諭
降洛容賊討田州叛酋岑猛定平樂藤峽屢有軍功
捷聞兩賜金幣陞江西右布政使凡藩祿軍需之難
處者區畫悉得大體陞南京太常寺卿疏言祭告禮

稱上意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奉
勅總督太倉經略邊儲漕政大舉甲午七月南京
太廟災自陳脩省以回天變言甚剴切且乞休上重
違其請准致仕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至城市惟以書
史自娛名其居曰對齋取對越上帝之義有干以私
者謝曰吾守志猶婺婦豈以晚而改節耶甲辰卒於
家計聞贈右都御史賜葬祭

戶部左侍郎唐公胄傳

黃佐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弘治戊
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禮魁登進士授戶部山西司
主事值逆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河南司主
事屢疏諫差內臣蘇杭織造又請爲宋死節趙與珞
追謚立祠皆關政體尋陞本司署員外郎廣西提學
僉事遍鬻羣書以啓迪多士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
官莽信覈貪狠知縣趙九臯諭解木邦孟養二宣慰
構亂改提學陞叅政右布政使入覲陞廣西左布政
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出幼具題

日爲始歲費幾千萬石乃奏革其弊得 旨如議通行天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改山東巡撫所至著聲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轉戶部陞本部左侍郎時議征安南胄疏言事體至重決不可征疏奏爲遵 祖訓崇內脩以隆治安事禮兵二部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議處安南廢貢事宜謂黎譚黎慮旣非故主黎暲應立之嫡且蒙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暲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綏皆借狎孺譚慮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錦衣衛職官勘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名姓一

安南 疏議

面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體重大再將會議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勛處兵待發題奏雖明切然 明旨一則曰便會官議奏一則曰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邇言必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之脩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雖勘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非但此未可舉雖有甚於此者亦未可輕舉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爲 陛下陳之星辰莫大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

於五嶽四瀆然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
華夷乃天地自然分限故安南不征著在 祖訓

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
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大然兵已壓
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像贖罪以全之及不悛而
克卽爲陳氏求後不獲乃不得已而郡縣之是干

聖祖之意亦懼有違者我 仁廟每以爲恨至宣德
初黎利之叛衆咸以昨費無萬之人命而得此安可
言棄惟楊榮楊士奇舉 仁廟之意以聞而 宣廟

卽曰 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諸慨歎朕聞之屢矣

遂將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真如

執玉奉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
爲治統華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言夷狄

分爭中國之福漢當匈奴之盛歷高祖文武奮力威

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蓋吾民赤子也夷狄犬

羊也殃赤子以事犬羊漢人所謂割心腹以補四支

者是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爲中國舊地

今乘其亂而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無功及歸立柱爲漢之極界乃近在今廣西思明

府之接境及我張輔於永樂五年平之明年簡定卽
僭號以叛宣德初柳升携益兵七萬未抵而爲伏兵
陷沒是皆取之不得者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
四也若以一旦不庭可惡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以
來不拒去不追而略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明之地
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討我 聖祖
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况貢乃彼之利一則
以奉正朔而威其隣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津其國如
今爭亂之時昨尚奉表箋方物求貢爲撫按以該封
姓名未的而過之是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

以此罪之則將何以爲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興
本於財力兩廣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
岑猛之征今見在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
福建湖廣內地然內地自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
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爲工部所取臣昨提督
南贛等處軍務鹽廠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
今亦盡皆解用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迹之
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於玄宗之倡
征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於咸通之內侮戍多兵連
唐力因衰宋神宗欲取遼而新財力之法遼乘內擾

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兵釁旣肇卒至白溝
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比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
自哈刺慎及吉囊諸種據爲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
卒之向導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測
殷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七也夫臣之所以酌
此議者蓋以遭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爲全
盛之累雖出於忠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
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伏願於已遣之官
趣其未行收回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枉是
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
勢已張而弛問討之師則失信不武兩爲不便只須
該部移文或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
情人役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
歡忻無地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
省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乘之射利
偕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灑派而肆侵漁之毒騷擾
之害不可勝言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
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齎 勅整備兵糧之議亦望
停止則 祖訓尊嚴 聖德光大人 心結固而治安
永保矣武定侯郭勛欲其祖配享又議沮之戊戌夏

議明堂享禮上疏忤 旨罷歸是冬詔復冠帶疾篤
聞 聖駕奉章聖皇太后梓宮幸承天猶彊力叩首
曰此神聖之見萬世永賴可謂畎畝不忘君矣胃秉
性耿介素以器識自負尤孝於事親家居服食澹泊
足振靡俗爲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惟篤嗜白玉
蟾詩文爲之精選名海瓊摘稿此其異也所著有瓊
臺志江閩湖嶺都臺志西洲存稿行於世子穆嘉靖
己丑進士禮部員外郎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墓志銘

李廷相

公諱宗儒字醇夫號靜菴其先爲山西鄆縣人徙保
定之雄縣祖亨父安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戶部
左侍郎祖母于氏母周氏累贈淑人公幼而穎特舉
動不凡比長篤志力學博極羣書弘治戊午領順天
鄉薦正德戊辰登進士己巳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未
幾奉命榷茶於陝西綜理周密宿弊盡釐癸酉巡按
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因以貧家故多有不舉女者
念有乖和氣卽嚴爲之禁仍戒諭使節省於是女生

舉女

始免沉溺又多惑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公諭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又貧民不克葬者多畀諸水火公乃爲置義塚至今賴焉乙亥巡按河南會有河決勞費莫計郡縣苦之公卽定規畫慎出納省費巨億民力用甦復上六事於朝深切利病時趙藩軍校不法爲居民心公以法繩之事于宗室因以勢來脅公公卽劾諸輔導官遂致斂手并河北亂法鎮守一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公爲御史時首值逆瑾擅朝政繼又諸養子濁亂紀綱公守正不阿時雅重之丁

丑陞大理寺右丞丁內艱嘉靖癸未服闋陞本部右寺丞時議大禮廷臣頗有異同公執論不移受杖幾斃尋陞本寺右少卿乙酉奉命偕司禮錦衣重臣往襄藩勘事公至據典執律研審詳確衆論躓之事竣上特降勅褒獎是時有長沙宋知府見忤當道將致大辟上復勅公往勘公至卽湔除枉屈同事者欲誣宋以取媚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事聞上嘉諭之有羊酒寶鈔之賚丙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地方公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保等攻劫府庫聲

勢甚熾公至相機設奇發兵勦捕遂生擒首惡斬獲
餘黨捷聞有白金襲衣之賜又逋賊王阿勝等盤據
山谷爲二省患公用策殄滅地方遂寧復有金幣之
賜仍降勅獎之公以夷貽害遠方欲建長策乃陳九
事於朝亦賜俞允戊子以事忤當路回籍別用辛卯
復起公撫治鄖陽等處地方至鄖陽急先務修廢典
表鄉賢名宦以勵人心旌孝子節婦以敦風化有故
鄖陽通判子寇韋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
爲之備禮納婦遂成室家其後韋中湖省高第寔公
成之也未幾改巡撫山東時山東盜千百爲羣公至
卽克平民皆安堵歷城章丘有窪田數多淫潦積久
廢爲沮洳公乃以田數定夫額令鑿渠以通河導河
流以入海匝月而就遂成膏腴癸巳以災異自陳致
仕公旣去任言官交章論薦乙未復起公以原職管
理院事丙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改戶部右侍
郎尋陞本部左侍郎己亥春二月上南巡公扈蹕勤
勞旋京浹旬而卒計聞上甚哀悼命禮工二部給祭
葬焉公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冰蘖之操有如一且其
居第卑隘自奉甚約雖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
乃割香城里田數畝置義塚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

者有所歸生平無私書私謁閑居則兀坐靜室不安
接人雖隆釋卷嘗曰吾以忠孝事吾君
親以勤儉示吾子務吾事畢矣要公之爲人廉不近
名貞不絕俗高而不亢貴而不移積忠誠以事主崇
矩範以勵俗篤學以淑身平易以近民真有古大臣
之烈焉夫何才未竟施壽未稱德皇天不弔曾不憖
遺惜哉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宦墓誌銘

孫 陞

及氏世爲交河人其先有名伯恭者元宗起家伯恭
生善業儒遊太學仕爲齊東縣丞善生昇昇生琮琮
生淮公父也兩世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
郎大母高氏母張氏俱贈太淑人自齊東縣丞後家
世力田至公始振儒業補學官弟子駸駸有時名正
德癸酉領鄉薦明年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夫不
由倖令庶官不得任臺郎給舍自唐制則然至於今
弗改而公以進士得之才望可知已是時流賊掠畿

旬甚熾都御史寧杲討賊無功公疏劾罷去乃後代者竟剪滅焉虜犯邊邊將失守言官多有論劾公獨疏倖門未杜債帥成風顧欲將才兵練是塞源而浚其流也人以爲確論嘉靖初奉 詔覈錦衣官校革冒濫者二萬有奇請托不行歷工科右兵科左遷寧國府知府寧國習俗詭浮號難治公誠撫義約獄訟稍清會南京太僕寺議以他郡馬移牧寧國輿情恟恟稱不便公下令慰諭移文爲達其隱事遂寢民立牛祠俎豆之調守懷慶以父喪歸終制補鳳陽西逸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不靖公督捕八十餘

入中有有力者媒孽當路事聞勒公歸里聽覈覈明無他改除陝西遷布政司叅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廣遷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轉左轄所至皆舉其職入爲光祿卿未幾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公於江防諸務旣殫力脩明乃又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部輒身先武弁督習之於是江淮之間臂弓腰矢者紛出矣 召拜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公諱宦字士顯別號二河

戶部左侍郎鄒公守愚傳

方萬有

鄒守愚字君哲宋威武軍節度使琪之裔父師魯鄉
貢士爲郴州學正郴人祀焉守愚生而穎異九齡爲
文有奇語比長學益博以儒士領嘉靖乙酉鄉薦丙
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議行平糶法
奏發帑金賑全陝饑劾諸中貴冒芻茭與爲逋逃主
者諸所待論諤諤不阿司農氏倚重焉出守廣州訟
劇政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嘗辨誣
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
羹色黑御史以爲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

寫死
杖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二

曼山館

人如所具烹焉亦黑廼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
 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
 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逋聚海艘為
 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
 望見輒涕泣解散未幾屬徭迫於闡帥將大誣亦得
 守愚一言遂解其威信服人如此蒞郡四年置珍異
 不問類余靖廣厲學官弟子多所成就擬方大琮余方
二公俱前安南不庭 上命將征之擢守愚廣東憲
 副協理兵務乃疏五事多見採納遂督兵由潯貴人
 廉州聞父計奔歸其後安南降論功蒙 上賞服闋

起江西憲副兼攝學政所甄拔士先後登科第顯聞
 者尤多參政湖藩授方略禦苗苗遁常德饑便宜發
 長沙備兵米賑之全活者眾既乃以前江西省試事
 被誣調山東又改河南歷左轄時師尚詔陷歸德諸
 州郡率兵討平之繼汴河溢歲且旱盜起梁宋間
 詔以守愚巡撫其地綏馭有方境宇救寧乃晉戶部
 左右侍郎乙卯山陝河南大震 世廟宵旰 命大
 臣往秩祀河嶽百神行賑卹守愚以才望當往趣入
 山西遂入陝西驅馳七十餘日祭告殆偏賑給數萬
 眾掩骼埋胔俱一時勗辦其告文皆出手撰以是積

勞病作卒之日值改疏稿筆落逝計聞 上嗟悼贈
右都御史謚襄惠 賜葬與祭錄廕一子皆殊典也
守愚宏豁爽闔平居韜芒鍔不見喜愠至臨大事如
飈發嶽立居家孝友與人交肝膽相照敷歷中外著
廉聲取寡嗜慾獨耽書如饑渴文效韓柳晚更馳驟
太史公所著有侯知堂集史疑易釋義奏疏詩稿若
干及家譜藏於家在廣政蹟最著祀名宦載廣通志
長子通恩授南京戶部照磨叔子迪舉鄉貢

戶部左侍郎石永傳

戶部左侍郎石永廣平府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由
中書舍人選授監察御史出爲南陽府知府未幾坐
御史事左遷濱州判官稍遷南京太僕寺丞平陽府
知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轉南京大理寺卿滿
三載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尋進兵部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明年召改前職嘉靖三十
九年七月卒於官贈右都御史賜祭葬如例永鯁介
廉靜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時方尚通士多失
其所守永獨持清節端執自信嶮然不受變流俗歿

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以爲貞士矣

戶部右侍郎黃公養蒙傳略

黃養蒙字存一福建南安人少而警敏凡書史入目輒不忘撰著一脫手輒不易嘉靖辛丑舉禮部第二人賜進士授浙遂昌劇邑前令爲豪猾所誣抵公廉其非辜白出之爲民均徭役民大稱便政暇則延諸生講論道稅孳孳無少勑擢吏部稽勲主事徧歷諸司累轉至考功郎中計吏之歲公日夕居曹中一切杜私謁所旌別去存悉協輿論事竣遷南京太常寺少卿晉光祿卿四十年晉南京戶部右侍郎踰二載調戶部公端慤重厚雖容有雅度南安故無城戊午

邑燬於寇公力贊夏尹汝礪築城之議已而寇復至
邑賴以完甘尹宮議濬萬石陂公復憇憇之二事爲
邑百世利皆成於公里人德公深相率肖其像祀之

遂昌亦祀公名宦祠

郎中

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戶部郎中邊公永神

道碑

李傑

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
戶部郎中任丘邊公卒於家 上特遣官諭祭兼營

葬畢其子右僉都御史鏞奉兵部尚書涑水張公所

狀事行以神道碑文爲請按公之先祖世爲其邑望

族曾祖漢英祖友成皆隱不仕父復初當 太宗文

皇帝靖難時率鄉人歸附屢立戰功授世襲百戶公

諱永字仕遠少業儒不恃廕廢學入邑庠遂以書經

領正統辛酉鄉薦第乙丑進士拜官行人景泰庚午使安南王率其臣館次迎謁將拜於階上公正色責之曰外藩名知禮義者惟安南與朝鮮耳今傲慢若此禮義安在衆皆矍然退拜階下壬申使占城其國風俗鄙陋夷情狡詐公待之以誠接之以禮國中敬信哈密入貢還公驛送其人至甘肅禁制有方供應取具外俾無得侵擾州縣其人言於甘肅守臣曰哈密入貢且十三次矣館伴之使未有如邊公者天順間詣楚府行祀禮先是每祀用白金百餘兩公閱得其實減浮費十七八後復詣代府行喪禮閱實

荒穀費
備糶

減費如在楚時或謂此有司常事無庸更革者公曰大同地極邊民困殊甚一祭祀之需省銀若干糴粟實倉廩遇饑歲可活若干人奈何仍舊弊平生所至若河南山東陝西雲南足跡殆半天下未嘗少通路遺人稱其廉介秩滿陞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丁外艱服闋復除戶部貴州司督餉臨清時同事者中貴四人咸怙勢肆虐公一以直道處之不激不隨而出納惟公宿弊寢革民甚賴之成化戊子引年致政歸甲辰春二月朝廷推恩封公如子鏞官時次孫憲適中進士公得報喜甚具冠服望闕謝恩越再旬遂

病不起春秋八十有一

前戶部郎中卞公榮墓志銘

薛章憲

公諱榮字華伯姓卞氏甫二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
進士第試政大司馬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能
爲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冊填委几上每公退食輒
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人或抵死
所不能道也嘗奉 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河西

務幹辦金沙洲公事所至皆能其官驅馳中外二十
年稍以鞅掌爲煩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
益肆力於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中
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屨常滿公

口占手綴盡日不得休無矜容靳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羨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或者贖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縉紳之往來是邦者無晝夜扣門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遂不貲性儉嗇每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妄破一錢士人傳以爲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爲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綆爲刻梓行於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爲篇章苟不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闕有可取稱道之不置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自慶以不扶掖人疵類亦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爲廣筵招之不可得遇知己輒不待名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婆娑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號呶傾側也蓋曠達如此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徜徉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壽新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戶部郎中陳騰鸞傳

陳騰鸞字士遠迎仙寨人少隸博士籍倜儻不羈喜
 讀先秦書為文間窺其指是時甫學士大人崇明經
 不欲探閥廓深遠獨少保林俊擅著作經生口稍黏
 古詞必獎引之御史林有孚者負才藻為俊鑒重有
 孚素習騰鸞一日請騰鸞草瞻紫亭記記就有孚具
 魚箋戒楷書繕寫楔之中堂會少保過有孚覩堂上
 所楔記大嘉賞字呼有孚曰以吉長進乃爾耶有孚
 以騰鸞告少保欲晤鸞孚因為鸞介少保相見討藝
 歡極於是騰鸞遂得譽於文林後登正德辛巳進士

官民部郎中時少保起爲大司寇鄭司馬岳佐本兵
寓邸間日以文字相屬尚書孫交秦金咸器許騰鸞
未久卒於官貧無以殯官長賻之始克治櫬騰鸞坦
衷無他腸但沾沾自喜又好昭人過間亦取忌吾友
丘秉文在日常對予言曰士遠固能文第非少保誰
解士遠文又曰昔謝安讀阮光祿白馬論不卽解阮
歎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今之時
求騰鸞能言者豈鮮獨無少保解耳秉文官光祿又
工詞墨乃托阮自況云士遠浴江集有孛林坡志皆
可傳

負外

奉訓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負外郎林岫張公

昕墓碣銘

楊士奇

張氏出宋宰相商英之後徙杭至隱菴居士又徙松
江生南山處士南山生雲巖處士皆不仕雲巖娶吳
氏生負外君諱昕字賓暘嘗名其軒居曰林岫鄉里
以林岫號之其仕也以字行負外君生有令質穎悟
異常兒六歲入小學聞旁誦周與嗣干文禍因惡積
二語卽知善之當務惡之當去進退恭遜如成人孫
大雅王叔明一見異之曰此兒將來令器也其從先

生授書遇解析要義必默識之退復味玩意會乃已
侍長者言論敬聽不敢忽十二三幹父之蠱咸如父
志時家以長萬石區凡奉公治私悉委之靡有遺闕
十四姑之夫林鶴湖及人構訟誣辭連父代父白其
情遂直鄉譽勃起洪武乙丑職吏得罪者率誣寓贓
富家有司徵富家贓且罰輸作父在誣中旣內贓當
詣京輸作卽代父行而訴於朝遂免輸作戊辰應稅
戶人才舉授殿廷儀禮司序班敬慎職務無幾陳親
老乞歸養從之歸作眉壽堂以奉親又作歸耕之軒
自適而家仍長區稅爲畫以授其弟侄井井條理公
家百需悉出已帑不煩庶氓徵納必時不先期以病
下不後期以名責嘗夏潦里稅無出悉代之出又度
高平地多作廬舍處里貧者其中予資爲本教之買
遷雖水災而人免餒死公私賴焉永樂初戶部尚書
夏公奉命治水松江舉員外君自輔松舊江久塞衆
議疏之員外君言此用力多而見效難不若疏范家
浦用力寡而得效易夏公從之至於今郡蒙其利丁
酉有以名聞者 朝廷遣中使召至入見武英殿奏
對稱 旨命光祿賜食用爲戶部主事授承直郎躬
勤不懈西域大寶法王來朝承命迎於道還奏 上

嘉其奉使知禮蘇松嘉湖杭常六郡旱潦游臻先遣
通政趙君任董治農務民苦煩苛 仁宗皇帝監國

奉 命往副之至巳七月中猶晝夜役民車水不已
員外君言農事不及巳徒勞無益即日散遣民皆感
悅及冬當行視田之高下預爲蓄洩之備歲餘召還
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在戶部一以養民爲心
深爲尚書夏公所重恒自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
主事卽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遺一無所取歷
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始終一心
員外郎九載當陞以疾言於天官遂奏俾致仕旣歸

任而
不受
祿

益以賑貧恤匱爲務鄉之寒餒者率資其衣食不能
喪者皆資之有餘貸爲商賈者皆予之而不敢息久
貸不能償歸其券不取以緡計者動數萬間歲旱輒
齋戒詣寺觀請禱得雨或民無種穀給之恐後其居
官居家蓋未嘗一日忘濟人也旦暮以善道飭勵其
家人待臧獲如子長輒爲之婚嫁閨門秩然作義塾
延師教其家及鄉人之子弟樂聞善言日與賢士大
夫遊座上衣冠常滿襟度蕭散兼究空玄之旨釋老
之徒亦往來無間善奕嘗在 上前與待詔者奕待
詔下之退而自歎非當以是事君也宣德八年卒於

戶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申公良墓誌銘

李士允

往予推官蘇州蓋知常州府同知申公云無何擢戶部員外郎踰年議大禮伏闕死歸葬之翠屏山矣厥友王君志道思公百世之下將沒沒也於是狀厥行因寄之予請誌焉按狀公諱良字延賢故陵川人也其先曰剛者遷高平而僑居公未冠卽奮志濂洛關閩之學聞名儒輒不遠千里從之遊無何舉山西鄉試授山東招遠縣知縣公之知招遠縣也會山東賊起橫行青齊間旁郡邑棄城走塞城門不出矣

公獨繕修守戰之具賊至以身先之追賊至黃縣斬獲數百千人賊遁去已而賊益來公伺賊所在斫樹塞其三面率死士突其前大破之乃後諸流賊莫敢復寇招遠縣矣於是監司旌其賢調公知諸城縣以憂歸起而授良鄉畿輔邑也權貴人過者率多所索他知縣咸應所索乃公不與所索厥後權貴人亦不復索居無何擢安吉州知州而錦衣葉瓊者怙賊寧勢奪民田訟之州人謂公不可寧違也公曰吾寧違寧不敢違法田歸民瓊銜之嗾無賴誣奏公事下竟白於是安吉知州賢聲冠諸州陞常州同知尋陞前官公在常州時以事寓蘇州善李子會招遠民來圖公像祠之聞之李子李子曰古有樹思碑淚非申公者等耶孰謂今與古不相若哉不踰年而公伏闕死矣嗟公不死使得紓蘊必將康濟羣物今可返之古矣乃遽死也悲哉然泰山鴻毛古同一死公之死猶不死云夫死生禍變之事大矣乃公善之則其常而細者咸可推矣公生成化戊子二月二十日酉時卒於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二日辰時

戶部員外郎張綸墓碑

姚思仁

汶上釣石先生以萬曆丙戌卒於家卒又十年而先生之子茂才覺吾始持先生行略與馮太史所爲先生誌銘向余絮涕言曰孤不肖無能爲先大人不朽先大人是在海內一二知先大人者先大人一二知已宜無如公暨馮太史太史業爲先大人誌銘藏諸幽唯是海內縉紳先生過先大人墓者尚未定先大人爲何似人敢徼公一言之辱樹墓左先大人死且不朽孤生而得稱爲先大人子亦且不朽馮太史者馮開之太史也余與太史俱先生門下士聞覺

吾言泣數行下曰奈何忍表先生墓雖然余又何忍不表先生墓按志及行略先生諱綸字宣甫世所稱鈞石先生者也先生生而重瞳性端凝不好弄舞象之歲卽雅志聖賢之學同里有旺湖吳公者講學蜀山先生從之遊是時諸名流如我疆孟君輩日集講席先生獨悟未發之中畫前之易吳公驚謂同學諸生曰何物後生直闖先天異日寧但折五鹿嶽嶽角耶蓋自是屬意於先生而四方諸學人從先生遊者幾與吳公埒經先生指授皆稱名士然先生數奇竟輒試輒不第先生視之泊如也癸亥纔得歲舉而前

旺湖吳公方佐太宰欲縣美缺待先生因促先生試司屬先生固不肯吳公益高之丁卯司訓吾秀水諸生贊一切謝不受日羣諸生講道於尋樂軒諸生人人自謂得師先生晚故事以貲入太學者率厚餽諸先生先生恐難爲諸先生姑聽之稍從頌卽持厚餽克賀儀諸生又無不人心折也辛未陞青縣諭先生教青士無異教秀水又捐金風諸生築河隄衛學宮壬申擢三河令三河城如斗大顧衝疲甚先生力任勞怨查隱地省畝稅均驛車定馬戶三河民若更生而其大者則發中貴人之陰事責太宰里之逋租

當是時先生清強之名滿京東而督撫及直指使者各飛章薦先生有三不撓三不知之語乙亥擢通州守通州水陸畢湊衝疲更甚先是直指使者按通州歎其弊曰非三河令不可故特疏薦先生先生至通別奸釐弊不避權豪如清牙行之稅課革妖僮之供辦省驛遞之騷擾減選婚之糜費通人至今能言之先生雖循循焉者顧聽獄以情片言立折有輕齋解戶被盜入待先生逮舟人一鞠卽服密雲有妾毒殺其弟先生訊其夫立叩頭服公守通歷四載兩入計不持一介謁當道已卯竟用卓異擢戶部山西

員外郎庚辰

上謁陵先生主芻餉省費數倍已督

運惠通河一日夜運三萬石辛巳督儲易州先郎中被劾構者欲擠之死先生力白其寃在易條上六議一議庫藏二議倉廩三議草場四議修理五議覈實六議名買俱報可載會計錄中先生出入平允其收支俱不令有羨金人咸德先生而獨不厭中丞某太宰某之意保定倅楊某管易餉其人險而貪銜先生甚乃因二憾中之誣先生江陵黨左遷肅府長史嗟嗟先生而黨江陵何異坐閱伯以入執黃門爲宣淫也寃矣先生因上疏乞歸歸而家居四年卒卒之日

囊無長物先一夕呼覺吾兄弟曰爾等但尅苦爲人
至功名當付之倘來又爲書戒同志他無所及公狀
貌魁梧平生不苟言笑事親孝居母喪哀毀骨立事
兄恭謹與人交有終始遇少年開敏之士必誘之讀
書學道性淳朴屏遠聲色居官所至著廉聲去三河
時庫吏密持羨金三百餘兩投私署公麾之出令買
穀賑濟在通積羨金三萬申請貯庫抵小民一年之
稅歷宦十五年祖先所遺饘粥之田不加尺寸性嗜
學於理無所不精而獨拈思字爲教於書無所不讀
而尤深於易嘗著三圖說圖書考揅著考格致問易
譚四書原多前人所未發今相國南昌張公嘗道通
與先生談及圖書之學先生爲公娓娓剖析張公亟
加歎賞謂周邵以來此義寥寥何幸於塵中見之公
始配戴宜人繼配嚴宜人卽生覺吾兄弟者也余嘗
聞朱元晦言三代事業皆從心性上磨鍊夫心性云
者豈張先生所拈思之一字乎思生慧慧生才以故
訓名訓諭名諭令名令刺名刺戶部名戶部世言吏
治儒行不相能卽能亦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故卓魯
勘卓絕之譽揚田憤揅切之旨跡先生生平學術宦
業可謂卓魯而趙張田揚而京焦者矣當 高皇帝

時最重歲舉余不惜先生阨一第而惜先生生不逢
高皇帝時生逢高皇帝時王公八座豈足爲先
生道哉然假令以三公八座易先生吏治儒行先生
必揖謝不肯也余旣不忍負覺吾兄弟之諾因爲表
其墓曰明醇儒廉吏張鈞石先生之墓

主事

主事劉佐墓志銘

崔銑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鴻臚少卿王希孟宗哲卒於京
予暨何子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鈔法何子以書
告曰王君貧曷資之王君子弱寡貞僕曷以力以道
如何子言冬十有一月以道謝病歸道於京二十有
七日卒予暨何子哭之如宗哲以道諱佐號北原陝
西中部縣人父聰以進士爲太平府推官後守彰德
積官至僉都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有
粥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爲

大母曰將衣汝以道泣曰今米與衣孰重今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都御史在太平以事如京將遷秩以道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以道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於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都御史守彰德予郡人也都御史禮予忘其勢命與以道遊以道延接彰士甚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者母問賢鄙館之如戚正德丁卯試於鄉中邵昇榜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不第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表臣諂事太監劉瑾以昇爲奇貨薦於瑾且教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所以道匿之閱數月以道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君不自慮也以道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能脫昇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咸治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又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贖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卽勢人來吾亡寧

以吾官故而損國况爾賸奴乃欲弋利乎比侍夫縛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法以道明敏多才論事拆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不取敗聞士才且賢卽傾身下之賦詩清峻嘗自謂曰學未充其資仕不盡其才死時年纔三十有三嗟嗟悲乎悲乎

戶部主事胡燿傳

胡燿字仲光世居太平之蕪湖自幼穎悟甫八九歲能詩翰家世農燿從諸弟躬耕畝畝盛暑中亦携書以隨暇則坐茂樹中開卷朗誦暮歸仍檢閱不厭鷄鳴起讀周易兩三卦畢卽出耕歲丁酉始應鄉舉補邑庠生壬子領鄉薦癸丑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拜戶部浙江司主事所司錢穀出入惟謹丁巳朝廷以災變求直言抗疏千百言皆戚畹闔室傳奉方士夷狄等事深中時病詞意切直僚友皆爲危之越月命下悉宥不數月宦者果以贓敗自是名動

縉紳辛酉春奏乞養病卒於家燿狀貌清癯奇古沉
靜寡欲孝親忠君敬兄愛弟睦宗信友皆出於天性
該博五經羣史諸子百家初不得明師受旨惟潛心
玩索而有所得發爲文章詞賦雄偉精當所著有太
學補蒲塘集存焉

戶部主事馬公思聰傳

馬思聰字懋聞弘治乙丑進士初爲浙之象山令以
憂歸服闋補平鄉其在象山也嘗復二十六渠以溉
田邑人德之而平鄉則會有流寇劉六之變思聰調
畫戰守之法甚備寇引去後擢南京戶部主事奉

簡書爲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稍有端矣思聰
行署在安仁邑去濠邸可三百里會濠有千秋節故
事凡以王事至者竝入賀思聰將行客有語之曰濠
且爲吳王濞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遠爲辭慎勿入便
思聰曰吾非爲入賀計欲伺其動定亟以反狀聞亦

一羽翼也至湖口有自省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情洶洶爭爲引避君胡自投虎吻耶幸艤舟觀變此上策也願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吾欲舉大事若等云何孫許力批擣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二人於惠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爲部郎不能麾名虎符心頗易之因下之獄更六日與叅議黃宏先後死天于嘉四人忠詔江西立廟竝祀賜額曰旌忠云武進薛應旂嘗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爲逆濠幽獄中不食而死蓋詳其所裁死狀非爲橐籥無具故也往直指使者虞守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於火今使者孫鏞檄郡復建於故址鏞都御史忠烈公燧孫也思聰子明衡字子莘正德甲戌進士由太常博士入爲監察御史立臺纔十日卽抗疏請昭聖皇太后壽日賀儀疏甚懇至因繫獄解籍其世節如此

楊戶部公淮墓誌銘

邵寶

嘉靖甲申八月二十二日東川楊戶部淮卒於京
邸先是七月十四日東川以大禮議未決偕同官
具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闕候命
未得衆號慟失聲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
伏不退命俱執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署
越三日詔杖於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臥一月餘
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三十八嗚呼傷哉初東川以
進士爲山東司主事差監出納者凡四先京倉繼淮
安水次繼通州倉最後內十庫皆有中官同事京

倉胥卒積弊久且膠蔓東川奮發一革之淮安倉革
中官茶果之需江南北納戶稱快通倉革固基及額
外席草之費家人無所取薪至易於市 內庫勤悃
清苦無與爲比一茶外悉絕中官供饋雖饑餓不恤
也庫夫故有六十人民苦役冗而公不勝蠹奏而裁
之去二十人畱四十人秩滿考最受 勅進階承德
郎推 恩封贈如典尋署某司員外郎未幾實授擢
署廣東司郎中前司徒九峰孫公今司徒鳳山秦公
皆謂才且共事多與之可否公勤廉慎書上上考
制詞稱之君子曰允莫大乎一死之爲烈也嗚呼傷

哉東川年十八遊庠卽文譽日起正德癸酉舉應天
鄉試明年甲戌會試下第卒業南雍友海內名士文
譽又益振會課經義數百篇稿傳四方丁丑登進士
觀政禮部奉 詔歸省踰年始受官至於今年而

已中經二室之喪重於請告未嘗一歸其慎如此東
川氣體臞弱殆不勝衣當伏 闕時或漏言能自逸
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効愚聞禍
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 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
及於難嗚呼傷哉於是囊空無貲家人賣屋以斂其
繼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

歸鳳山公爲經紀焉乃克歸越明年乙酉其父元正
葬之於龍山世墓之次與二室合兆東川諱淮姓楊
氏別號果齋東川其字也世爲無錫望族

戶部主事周磧山公天佐墓誌銘

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
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袞職之闕亦其志
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
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
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
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
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竝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
者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裨
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出其位

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爲是說以自解脫且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益由此夫君仕爲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爲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爲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爲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

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爲後上疏逮杖之日爲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爲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動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

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墻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周主事傳

楊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宇弼號磧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

干冒 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箠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鎖畫夜困苦間伺驚惕罔敢疎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履襪余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朝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略曰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

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
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
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
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
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卽欲冒昧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
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旣許條陳苟有
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
事豈迤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
獄中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

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
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
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
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
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
壓者爵旣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
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
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
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
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

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
自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答
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梃囚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
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
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
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
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
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款焉宜其言出而身卽死
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
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

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答之甚重
兩腎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
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竝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
御史主事卽據其所言題 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
日皦俄而雲靄橫空震雷微雨屍旣出雷已天佐妻
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
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
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
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
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

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
幽室中困於梏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
甚嚴凡側所往來必間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
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
寬解之呼一人卽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
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
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
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
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
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

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
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
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旣死遺腹又生一女
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
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
自古皆然也士當總弗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
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
有不孝焉事君無或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
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
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

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
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
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淚焉
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戶部主事西川尤先生時熙墓誌銘

張元忭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爲戶
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共
稱爲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
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
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
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
與四方之賢士爲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
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

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
爲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憎去一以
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
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
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戶
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
而警敏不羣稍長爲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爲
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土大夫泥於舊
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
讀之不休則歎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抑

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
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爲自是深信
而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爲己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
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
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
子學止時祭酒爲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
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
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爲恨且曰學無
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
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

疑契時時從犴狴中質辯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
推許墅稅先是司榷者務以苛斂溢歲額爲能甚且
牟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
止纖介不以自污所居蕭然亡異於學宮也長洲令
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
他日代榷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
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
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
歸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爲事足未嘗一涉公
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

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
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
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
於體驗者爲多益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
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
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
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歎曰孔
門教人必以孝弟爲先忠信爲本其慮深矣故其論
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爲玄虛隱怪之談其
善學文成而抹其未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

風擔簦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
覲顏色爲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
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沔
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其世，益篤行君子也。視
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
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
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
皆失聲爲之經紀。其後事葬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
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
卒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

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行諸門人方謀梓而
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爲誌，僅紀里氏歲月，
不欲爲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爲？請哉！雖然，凡
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
泯歿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爲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
爲之銘。銘曰：瞻彼伊洛，其源涓涓。真儒迭異，如流有
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滂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
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
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
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流

廣雅

長

卷之三十

八

八



